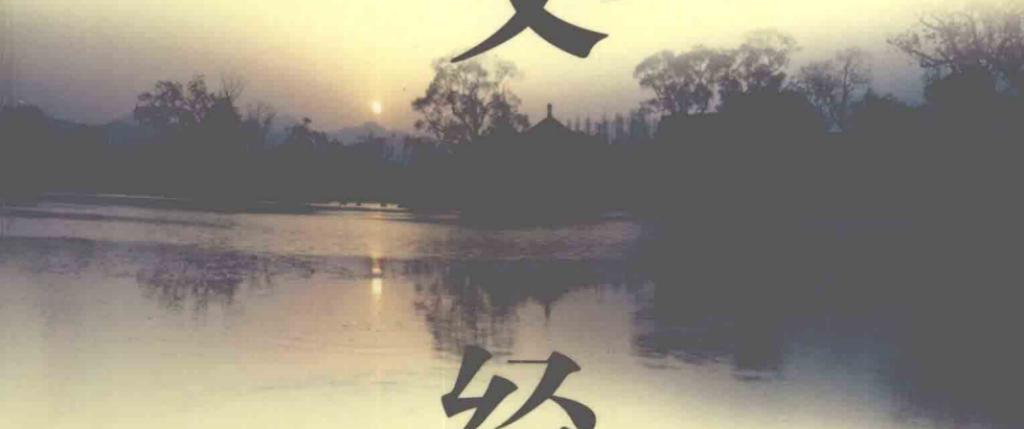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散文 经典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刘半农散文经典

刘半农 原著

(下)

河南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中国之下等小说 .....	(299)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	(327)
致胡适 .....	(329)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	(332)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	(335)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	(339)
《光社年鉴》二集序 .....	(345)
北大河 .....	(348)
北旧 .....	(355)
与女院学生谈话 .....	(381)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 .....	(384)
半农家信 .....	(387)
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 .....	(390)
五年以来 .....	(392)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396)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399)
与张溥泉	(401)
“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	(404)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406)
甘苦之言	(411)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414)
《中国文法通论》序	(422)
《四声实验录》引言	(425)
《中国文法讲话》自序	(427)
《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篇》序跋	(429)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	(431)
关于《何典》的再版	(435)
《宋元以来俗字谱》序	(437)
《中国俗典总目稿》序	(441)
重刊《霓裳续谱》序	(446)
《初期白话诗稿》序目	(449)
《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序	(454)
《吴歌甲集》序	(456)
《北平俗曲略》序	(458)
王芷章《腔调考原》序	(460)
《梅兰芳歌曲谱》序	(465)

《词律研究》序	(471)
应用文及其作法——为中华书局初中国文教科书作	(476)
《光社年鉴》首集序	(478)
《中华小说界》译文序跋（十则）	(482)
《乾隆英使觐见记》序	(490)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	(493)
《茶花女》序外语	(499)
《国外民歌》译序	(502)
《孔德小丛书》卷头语	(512)
《苏莱曼东游记》译序	(514)
《朝鲜民间故事》校后语	(515)
东抄西袭	(519)
几首道光年间的小曲的开场	(519)
马建忠上李鸿章书	(522)
逛城隍庙牌子曲	(528)
白话诗的先驱者	(534)
神州国光录之一	(536)
神州国光录之二	(537)
《湘湖杂诗》	(538)
《西游补》	(540)
《当兵苦》	(544)
《迂仙别纪》八则	(545)



## 散文经典

刘半农

阴势及其他	(548)
北语诗	(551)
二十年前的北京	(552)
董份遗事之一	(557)
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	(557)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563)
《翻清说》跋	(568)
题跋一则	(572)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二十四则）	(573)
半农遗札（十四通）	(583)
藏书题识（二十三则）	(589)

## 中国之下等小说

—

今天演讲这题目，第一句话要声明在前的，便是“下等小说”四个字，并不是个恰当的名词，因为“下等”二字，只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小说的本身是下等，第二种是看这项小说的是下等人，若要定第一说为界说，便要问一问中国原有的小说，有哪几种是上等？哪几种是中等？这上等与中等，中等与下等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个问题，目下既无从回答，而据我古代研究所得，凡普通人所称为下等小说中的材料，亦尽有远胜于普通人所称为上等中等小说中的材料的，此可见第一说没有可以成立的理由。若要定第二说为界说，又当问一问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的界限何在？若就普通见解，以社会上所称为“体面人”的为上等人，则我在上海时，曾看见马车里坐了个贵妇人，手中拥了本下等小说观看，车前坐了个车夫，手中也捧了本下等小说观看，这贵妇人与车夫，岂不是上等下等的阶级显然么？何以所看的小说相同呢？若进一步说，以知识之高下，辨别上等下等，则又当问一问，知识之高



下究竟以什么为标准？若遇了那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的顽固党，那便连最高等的小说，也要一笔抹杀，何况下等若遇了关心于人类进化，社会心理的学者，连深山中蛮族的歌谣，荒岛中原人的言语，森林中猴类的啼叫，也多要研究研究，万无吐弃下等小说之理，如此说，这下等小说的名称，究竟当作什么解说呢？我说，下等二字，虽无的义可解，却可算得此项小说为社会所唾弃，被社会所侮辱的一个凭据，这回我立意要研究下等小说，向书店中搜罗，书店中人都回说没有，且面貌上都流露一种很看不起我的样子，有一两家，竟俟我出门之后，说了“看他也是上等人！”一句话，这就可见此项小说受人侮辱的实在情形了。

此项小说，虽然受人侮辱，其销场之大，却非意料所及，据我所知，上海一处，专印此项小说的有两家（某某书庄，某某书局），印此种小说，而又兼印他书的有一家（某某图书局），专卖此项小说的书摊，平均每两条马路，总有一号，再加上背了包袱，在小弄中叫卖的小贩，总计起来，靠了这一件事吃饭的，数目总在二百人左右，就上海的生活程度计算，每天非有六十元的余利，决不会养活这二百人，而书价每本不过一铜元至五铜元，今定大洋二分为每书之平均价，十分之五为平均利率，则每天所卖的书已在六千本以上！我辈把这个销行率，同各大日报，各杂志，各教科书的销行率比较比较，就可知下等小说在现在的社会上，所占的势力如何。

我这回搜集到下等小说，通共只有二百多种，且多是短篇的（其中间有几篇长篇，如《吴汉三杀妻》《药茶记》之类，拟将来多集数种，另行研究，今所讲者，均字数在五千以下，而又不分回目之短篇小说），这二百多种，决不能代表下等小说之全体，却在开首研究的时候，不妨先把个不完备打个底子，慢慢做到完备上去。

## 二

这等小说，从文体上分类，有三种：——

第一种是说白与唱句夹杂的，其唱句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长短句，而尤以七字句为多，即其长短句，亦往往于七字之上，另加一二个以至五六个之衬字而成，或所加虽非衬字，而其句法之构造，声调之高下，仍以七字句为本，又有一种三三四句法，与京戏唱调相似，亦当归入此类，如：

头等人，他修的，成佛成祖，二等人，他修的，南面登基，——胡迪游地狱。

此种文体，均从弹词中蜕变出来，其支流有三：

一，大鼓。唱句与音乐配合者。（南方之滩簧，亦当归入此项，不过唱句较少而说白较多耳。）

二，宝卷。唱句不与音乐配合，而以木鱼声及“弥陀”声为衬托者。



三，唱本。个人自由唱诵，全无规则限制，一以字句之平仄叶合，及呼吸之长短，成为自然之音调者。

第二种是俚曲，或称作小调，——下等小说出版家，称他为“时调山歌”——字句完全与音乐配合，句法之长短无定，惟每有一曲调，即自成一格律，只可按谱填字，不能互相移用，其或曲短而词长，则以一曲叠唱至四次（如《四季相思》），五次（如《五更调》），十次（《十杯酒》、《叹十声》之类），十二次（《十二月花名》、《十二月想郎》之类）不等，亦有叠至十二次以上者（如《十八摸》之类）。

中国词曲，曲调随着字句变换，所以同一曲牌，甲戏中所用，与乙戏中所用，唱法决不相同，便同在一戏之中，明明标着“前腔”二字，腔调仍旧是各不相同的，（京调亦是如此，不过变换的部分，较词曲略少耳，）今俚曲中有此一调叠声，始终不变的方法，恰与西洋歌曲的通例相合（今仅证明其方法相合，优劣之判别，是另一问题）。

第三种是近乎韵文的散文，亦可称作近乎散文的韵文，因为这一类东西，格调与平常的语言极近，句法中却参了些韵文的气息，并且也有的是一部分押韵，也有的是完全押韵的，他与从弹词中蜕变出来的第一种文体，有两种不同之处：——

一，第一种文体，说白与唱句并用，略含戏剧性质，此种文体，有唱句而无说白，略含 Ballad 性质。

二，第一种文体的唱句，有一种的规则与格律，此种文

体，却全无限制，一以呼吸长短之自然为格律。

例如：——

一，姐儿房中杏眼撒，小钗杆子走进来。又把风门拉，故意呕呕斗。小庆家姐儿这才抽抽搭搭，钗杆一见心细闷，“抽抽搭搭为什么，有什么委屈委依告诉咱。”——《钗杆打忘八》。

二，叫老板，别瞎闹。打开诮谱与你诮。别人我不知，你家我知道。……小样分外娇，说话带着笑。见了你的少东家，迎风又卖俏。……“我的当家的，今年正上道。本是个老土包，实靠又难靠。”——《十全诮谱》。

以上三种文体，大都是每一篇小说，只用一种，却也有一篇之中，合用两种或三种的，如荡湖船开首“清朝世界奄子多，各公司晓得奄子出来朵舍场下？——出来朵常熟城里叫舍李君甫，……”一段，是用第三种文体，以下“叫船”一段，参入两人对答，与第一种文体的说白相似，末后“合唱山歌”一大段，又是第二种文体。

至于散文的白话小说，简直是不可多得，我在二百多种之中，只看见评演《三字经》一种，虽然全无意识，却有几段做得很滑稽，如——

话说自羲农至黄帝时，为南朝，都金陵地方，有

一人，姓人，名之初，大号六经，……以自除隋乱，



创国基，武官逞干戈，文官尚游记，此六谷，不能够人所食，此六畜，俱卖与他人所饲，竟弄得家虽贫，难以度日。……（此下叙人之初向苏老泉借债事）……自借六百载，至纣亡，尚未见面，苏老泉一日在家，口而诵，心而唯，朝于斯，夕于斯，即命小厮大小戴二人，……（向人之初索债）……人之初今日曰南北，明日曰西东总不会面，……（后来撞见了，人之初只是不还，大小戴曰）——“我二人回家，对我主人言说，告你著六官打你存治体，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那时节看你还不还，”人之初曰，“漫说你去告我，就把我头悬梁，锥刺股，披蒲鞭，削竹筒，也是枉然，”三人正在传二世，楚汉争的时候，忽有一老者名若梁灏，八十二，——仰天大笑，“凡人放账者，必先要寓褒贬，别善恶，考世系，知终始，才放，今你家将账放错了，我眼见人之初，不但骗你一人，又不但一身骗人，就是他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俱都是骗债不还的。”

这篇小说，在文学上和社会观察上，都没有什么价值，在下等小说下，却是篇别体的滑稽小说，何以叫他别体呢？因为在二百多种之中，散文的只有这一篇，其余多是韵文，可见韵

文在下等小说中，早就有了包括一切的势力，这一篇所以能够幸而独存的缘故，无非为了他凑搭实在好笑，又是取材于人人所知的《三字经》！要是没有这两种原因，恐怕他早被韵文的潮流消滅汨没了。

此等韵文的下等小说，虽然有许多是有一定的曲调，必须按着曲调，配着器乐唱去，方觉分外动听，分外有精采。然而爱看此等小说的却未必个个懂得唱，往往有许多人，买了本下等小说，不问他的体裁是大鼓，是小调，是滩簧，只是凭着自由的腔调，胡乱唱去，唱到声韵叶合，句法整齐的地方，便说“连得好”，唱到声韵牵强，句法参差的地方，便说“连得不好”，这连得好与不好的评语，便是人类最初的文学观念，也便是韵文发达先于散文的一个凭据。要证明这句话，可再在他方面观察，如：——

一，唱了 *Nursing song*，便可叫小孩子睡着，小孩子未会说话，便会哩哩啦啦乱唱。

二，野蛮民族，未有文字，先有歌谣。

三，最古的书籍，多含有韵文性质。例如《老子》是几乎完全有韵的，《庄子》、《墨子》，是于散文之中，参入无数韵文，又如《尚书》和西洋的《Bible》，与埃及最古的小说，虽然都是散文，而其句法之构造，声调之高下，仍与韵文无异。

四，中国的六艺，第一项是治国平天下的礼，第二项便是个乐，外国各种宗教，都有与圣经并行的圣歌，这也是古人尊



重韵文，把他看作超绝尘俗，上通神明的一个凭据。古代的乐，多与韵文配合，并不是独立的曲调，这又可见韵文之发达，先于音乐，其所以要用音乐去配合韵文，无非为了尊重韵文的缘故。照此说，我可以以下两个断案——

第一，要改良下等小说或要编辑优美的下等小说以合于社会教育之所必要当先从韵文入手，这因为目下爱看下等小说的人还都以韵文为小说中惟一美素的缘故。

第二，要做下等小说虽不可不做韵文，却不必一定做与音乐配合的韵文。这因为韵文的美处人人可以理会，韵文与音乐配合的美处，却只有一部分人能知道。

### 三

下等小说中所用的材料，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杂凑无理的。

第二类是有所本的（经的，史的，小说的，戏剧的，时事的）。

第三类是凭空结撰的（社会的）。

第一类杂凑无理的，例如：——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钱玉莲抱石自投江。孙二娘夫妻开黑店。李存孝打虎奔山冈。周遇吉本是忠良将。吴三桂勾兵到辽阳。——八字成文。

……书生说，“一盏明灯你占半面”，佳人说，“一张桌子

你占了半边”，书生说“半边文来半边武”，佳人说，“半边节义半边贤”，书生说，“节义冰霜才为贵”，佳人说，“肝胆义勇方为男”，书生说，“青山只会明今古”，佳人说，“滔滔绿水好井泉”，书生说，“你本是井里虾蟆哏哏叫”，佳人说，“你本是山上野鸡草科瞒”，——小俩口对诗。

赵，钱，孙，李，李存孝。周，吴，郑，王，王彦章。  
冯，陈，褚，卫，卫老将。蒋，沈，韩，杨，杨四郎。——百家姓列国古人名。

……大孤山来沙沱冈，庄河也是水马头，龙泉岛来花交岛，长心岛宽大人烟稠，皮子窝反名叫高录，小平下船到荊州。——地理图。

这种七支八搭，全无意识的东西，以我们的眼光评判起来，无论如何不要看他听他，然在下等社会里，却有一部分人爱看爱听的（以村姑老嫗为多），问他什么理由？他们说，“可借此知道些古人，懂得些古今”。这要懂古今要知古人的观念，便是人类最初所具的一点求学心，这一种杂凑无理的小说，便是迎合他们心理的通俗教科书。

人类初有求学观念时，大都把“古”字看得极重，所以“今人”不必知，却不可不知“古人”，便是“今古”二字，文义上是“古”与“今”并列，实际上却把他当作“古”字的代名词，（如乡村小茶馆说书，明明是说的古事，听的人，却都说“我们去听说古今”。）这种以古人古事为世间独有之学问的



观念，也是人类知识未完备时所共有的，如埃及的教士们，曾向希腊学家 Solon 宣言道：——

“You Greeks are mere children, talkative and vain; You know nothing at all of the past.” Myers’ Gen. Hist.

这种好古的心理就学问与知识的全体上看起来，当然不能消失其存在的地位，若就普通社会的教育问题上设想，则非用十分坚强的毅力把这种心理完全打破，恐怕思想上物质上的文明，断断不能输入社会，断断不能进步，文化断断不能发达。

还有几种小说，虽然连缀成文，比前几种有些意思，因其堆砌得无理，也当归入第一类，例如：——

言一回青年子衿少年郎。娶了个窈窕淑女俏红妆，起初时宴尔新婚情投意，你看他不舍昼夜效鸾凰，怎奈他父兄既而有是命，立逼着彼丈夫也入学堂。那书生自行束修把学上，抛下个刑于寡妻守空房。这佳人不见狡童情欲断，终日介哭有之哀呼穹苍。——诗书巧合。

言的是春服既成三月天，有一位士志于道学圣贤。只见他风乎舞雩闲观景，又只见发育万物色色鲜，又只见桃之夭夭初放蕊，又只见棠棣之华最可观，那边五亩之宅蚕桑茂，在前边十室之邑放火烟。——四书巧合。

———忍字忍，饶字饶。听我忍饶说一遍，——当今万岁也要忍，忍的是万里江山坐的牢。朝臣驸马也要忍，忍的是金枝玉叶陪伴着。

满汉官员也要忍，忍的是官升一品声名高。——百忍。

第二类是有所本的，其来历不外乎经史，小说，时事，戏剧五种，这类东西，在下等小说中势力极大，几乎占了全数的十分之五六，然而可取的却甚少，因为做下等小说的人，文笔多不十分高明，他们把经史，戏剧等演为小说，或将原有的散文文言小说，演为韵文白话小说，一方面是为文笔所限，不能把原文的好处达出，一方面又要迎合读者的心理，不得不自为更改，把下等小说惯用的俗套加入，（竟有称吴王夫差为“苏州府”的！）所以往往绝好的材料，给他们一演绎，竟糟蹋得恶浊不堪，其中却也有几种做得很好，如《妙玉听琴》里，有一段描写深秋的园景，颇觉条理井然，用笔也秀丽可爱：——

这宝玉步出怡红花甬路，蹁跹独自踏芳尘。但只见落叶飘飘阶砌下，海棠憔悴粉墙阴，芭蕉微展犹凝翠，菊蕊才开数朵金。又只见疏篱半透栏杆远，衰草斜遮画阁新，芳亭宽广容花影，曲径幽深接水津。行步往观添清头，来到了沁芳桥上更怡人，只见那鸥鹭